

簡 嫻 伴 讀

〈夏之絕句〉



本刊物可掃描 QRcode 下載

聆聽蟬聲與心聲

〈夏之絕句〉之緣起——

那是一個特殊的夏天，我十八歲。

熬過大學聯考「酷刑」，算準成績單寄達的那一天，我坐很遠的車到當時非常偏僻的內湖親戚家，用顫抖的手撕開信封，躍入眼簾的數字舞姿曼妙，定睛再看一遍，確定自己擠進了杜鵑花城^①的窄門，一時恨不得衝破屋頂飛向天空，發洩那股擂動心臟近乎不能承受的喜悅。

（親愛的年輕人，有一天你也會嘗到那種喜悅的！）

放榜後，我鼓起勇氣，一個人坐車到臺大，探訪這座高三那年時常浮現在我腦海卻不曾踏入的校園——有幾次坐公車經過，只從車窗遙望那不起眼的校門，暗問：「我能到這裡來嗎？」卻不想踏入校園，當時的心態似乎有點自我盟誓的意

味，當作一個祕密約定。幾年前，我回中文系開散文課，有個學生交來作品，提及高三那年一個冬晚，在沉重的課業壓力下，拖著疲憊的身心獨自從補習班坐車到臺大校園，看燈火依然輝煌的窗口閃過年輕的身影，心中升起一股進入這所大學的渴望，遂撿起一片葉子，手握著這片葉子當作跟這所大學立下約定。我看到這一段，不禁莞爾，似乎每個「高三牢籠」都差不多，而自我盟約依然是成長中最動人的儀式，我那遙望校門的眼神與這片葉子，都是一種信物啊！

回到那個夏天。我獨自踏入校園，欣喜且貪戀地領取每一處風景。我手上沒有任何地圖、資料，因此反而能回歸最直覺的感受，流覽花叢椰林建築，每一處轉彎都有驚喜。最後，我問了路，停在文學院前，仰望我心中的聖殿，聽蟬聲四起。那

① 杜鵑花城：杜鵑花是臺灣春天的主要花卉。臺灣大學因大量栽種杜鵑花，素有「杜鵑花城」的美譽。

是我第一次在文學院聽蟬。心情是喜悅的，有一種壯志凌雲般的自我期許，願不辜負這所大學，不辜負自己的夢想。

高三時，立志要當作家，一心想進中文系圓夢。大一在哲學系，但讀的寫的都是文學，時時刻刻都夢想到文學院上課——哲一的上課地點不是新生大樓就是系館，都不在文學院，大二轉入中文系，總算如願。〈夏之絕句〉文中提及的文學史課，正是在文學院二樓大教室上課（如今變成中文系辦公室，令人悵然）；這是最喜愛的教室，四周環樹，從窗戶可遠眺**傅鐘**^②及鳳凰花樹，講臺上老師的聲音聽起來盪著回音，彷彿身在聖殿中的空谷。

我的大學生活開展得不算順利，尤其大二轉入中文系，在課業、生活與人際上面臨一些難題，彷彿肩上掛了幾個鉛球；現在的學生稱之為「壓力」，我們那年代不講壓力，講「責任」，既然叫「責任」，責無旁貸，都是必須自己承擔的。那幾個鉛球壓得我喘不過氣，甚至起了困惑的疑雲。

如今想來，年輕的生命必須經過一段自我質疑、自我批判、自我改造的歷程才能真正踏上那條選擇的路。那年代的學生自尊心強，很少向外求援，似乎也沒有太多支援的管道可用，遇到難關大多靠自己思索、**爬梳**^③，慢慢度過。我也如此，可想見那時的心情是陰鬱的。文中提及「聽不見蟬聲」，概述了當時的心理狀況。正

因為有這一層心理背景，所以文學史課堂上那一陣鳴金擊鼓般的蟬嘶，帶著一種戰場號角的想像，對我而言別具深義，像是一種「喚醒」。葉慶柄老師的文學史不知正划向哪一朝代的風華，我的心被蟬聲叫醒，開展了與蟬相關的一場心靈祕遊。

〈夏之絕句〉之情境與意涵——

因聽到蟬聲而尋覓聲源，自然而然望向窗戶，「一扇有樹葉的窗」，正是從這間大教室所見。接著，將圓扁小葉在風中的嘻哈聲，轉景成一群小頑童，帶入回憶，續接為小童年，撿拾童年音符，鎖住了「蟬」的主題。

長於蘭陽平原冬山河畔的我，蟬與螢是童年的兩大美好支柱。我尚未好好寫出像河流一般靜美的月夜流螢，那需要一些寧靜平和的境界。相較於螢之無聲、微光，蟬所指涉的夏日豔陽、澎湃的重金屬鳴叫，更契合孩童的喜愛。蟬，聯結了童



▲ 簡嫻兒時(右一為簡嫻)

②**傅鐘**：臺灣大學的校鐘，為紀念第四任校長傅斯年所建，亦為該校象徵之一。

③**爬梳**：整理紛亂的事物。

年，象徵無憂的田園生活、豐實的家鄉情懷。蟬在我心中，已是土地、鄉情與歡愉童年的代稱了。

因此，童年捉蟬一大段可視為一種「返回」：人，仍坐在文學史課堂上，心卻返回童年現場；此時的文學院大教室與彼時的小教室疊印，「老師在前面呱呱地講，我們兩眼瞪著前面，兩隻手卻在抽屜裡翻玩著『聚寶盒』……」，無論是大學生的我還是小學生的我，一樣都是「靈魂出竅」，心不在焉。大教室裡的大學生想的是昔日小教室裡的小學生，小教室裡的小學生想的是抽屜裡更小的教室「聚寶盒」內被捉來的昆蟲學生——金龜子、天牛、蟬。換個角度看，上課都很認真，只是上的不是眼前的課！這是一段愉快的回憶，所以語氣彷彿在向人敘說，其實是客觀化了的一種自我傾訴。

「捉得住蟬，卻捉不住蟬聲。」童年憶往之後，文章並沒有在此結束，反而做了另一層次的「返回」——不是回到葉慶炳老師的文學史課堂上，而是回歸文學心靈，對蟬做各種不同面向的描寫、領悟。

對我而言，這兩次的「返回」無比重要；返回童年，是回顧也是療癒，返回文學，是展望也是重新肯定生命的脊柱所在。

是以，「夏乃聲音的季節，……。蟬聲足以代表夏，故夏天像一首絕句。」此一小段既呼應文章開頭：「春天，像一篇巨製的駢儷文，而夏天，像一首絕句。」也標示往下行文所描述的蟬，都是文學式的體悟。所用文字，側重古典文學語彙，跟前述童年之蟬的描寫手法極不相同，在美感與意境上，甚至形成高度的落差。這

是可理解的，在鄉村樹上看到的蟬跟文學國度裡的蟬當然不同，小孩眼中的蟬與文學心靈感悟到的蟬自是兩樣情。因此，寫童年之蟬，只寫蟬帶來的單純快樂，蟬聲只是引子，並未多著墨；回到文學心靈去體驗、領受，才有晨間聽蟬、午後聽蟬、黃昏聽蟬之別，由隱士至流浪的吟遊詩人，最後歸結於生命的歌者，自有逐步入世、漸次感悟的痕跡。

文末，再次呼應蟬聲像一首絕句之喻，特別的是，加了「平平仄仄平」一句，此雖是絕句格律，但這裡另有用意。

唧唧蟬唱，聽在每人耳裡各有不同的感受，有的認為只是一陣刺耳的轟轟然，有的說像低沉的嗡嗡梵唱，有的覺得是表達不滿的噓聲。其實，音境反映出心境；心在高山聽來就像高山，心在流水聽來就像流水。我的心在文學裡倘佯，那蟬唱聽來就像在誦五言絕句的平仄。但，「平平仄仄平」，不僅只是用來狀聲、模擬，更用來隱喻人生之路平順或狹仄。

〈夏之絕句〉欲傳達——

既然前文已把蟬鋪寫成謳歌生命的歌者，是以，不管人生處境如何，都不應該沉默自棄，反而應該像蟬一般，緊緊把握當下的夏日，盡情謳歌。因為，歡愉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困頓同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猶如絕句，全是平聲怎會是好作品，只有仄聲也不成佳作，在平仄之間跌宕的人生，才是最美的啊！

透過這篇文章，我十分期盼年輕學子能從中獲得鼓舞與啟發；不獨是寫作技巧上的觀摩，更是如何從尋常生活取材的方

法。我們時時刻刻處於季節的流轉、變換之中，那風與草對話、蝶與花相逢、雷與樹辯論，俯拾皆是尋常也都是不平凡的景象，其差別就在於有沒有「我」的參與；沒有「我」，就只是一陣風吹過、一隻蝶飛過、一陣雷響過，有「我」，則察覺到對話、看得懂相逢、聽得出辯論。而那對

話之親暱、相逢之繾綣、辯論之激昂，無不對應著我們的生命經驗，外景內情，原是一體的。正因為如此，同一份季節，才會在不同的人心裡印下千千萬萬種不同的倒影。當我們能從這個角度觀看事物，意謂著，我們已啟動了文學心靈，則耳畔響起的蟬，已不僅是蟬而已了。

認

識

簡嫔



簡嫔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曾任職《聯合文學》、大雁書店、遠流出版社，現專事寫作。簡嫔為臺灣著名而重要的散文家，作品語言精鍊、題材繁富、風格多變，善於發揮其個人細膩、敏銳、多感、靈慧等特質，透視力與感染力皆強。自民國七十四年以《水問》一書嶄露頭角後，寫作不輟，質量俱有可觀，曾獲《時報》文學獎、國家文藝獎等。

簡嫔著有散文十餘本，題材屢見轉變、開拓，展現不同階段對不同主題的探索與關懷。語言則以穠麗為主調，間隨題材內涵而變異、突破；大體而言，在其本色——強烈的女性陰柔特質、華美豔麗的音色之外，或清遠、或直暢、或寬厚、或黠慧，展現變幻多姿的文字風格。綜合而言，簡嫔之散文，在內涵與表現形式上，皆避免蹈襲重複、力求超越舊我，著有《水問》、《女兒紅》、《紅嬰仔》等。